

「活水」須從源頭來

——讀〈「活水」還是「泥淖」？〉一文有感

孫勉志

海軍工程大學外語教研室

2000年3月17日至22日的《參考消息》上，連載了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金聖華的一篇文章。該文原載香港《明報》月刊3月號，標題是：〈「活水」還是「泥淖」？〉，副標題是：〈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金教授在文章中嚴肅地批評了如今流行的一種「譯文體」中文現象。筆者認為這篇文章同時也給外語教育和翻譯界乃至全社會提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譯文體」的定義

金文對「譯文體」所下的定義是：「一種目前流行於大陸、港、台三地的用語：一種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似通非通、佶屈聱牙的表達方式：一種大家看來礙眼、聽來逆耳、說來拗口，卻又樂此不疲，以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自己前衛先進的流行文體。」文中列舉了一些實例。如港龍班機抵達目的地時空姐致乘客的道別語：「希望各位已經有一個愉快的旅程。」再如北京某五星級旅館徵詢顧客意見的問卷裏有一條是：「我們如何才能提高您的就餐期望值？」還有高雄一家四星級飯店的「住客須知」中有這麼一項：「在濃烟中逃生時，為避免吸入有害氣體，請儘量採低姿態逃離。」

任何稍具中文語法常識的人都知道，「已經」經歷過了的事情是不能「希望」的：誰也不可能「提高」別人對某事的「期望值」；而要求危急中的逃生者「儘量採低姿態」，未免有讓人消極等死之嫌。難怪金教授提出質問：這些「算是甚麼中文」？

這樣的文字，本來非常夾生、蹩腳，有時在表面上卻顯得很華麗，有「氣質」，甚至給人造成「看上去很美」的錯覺，實際上跟輕浮的花花公子一樣，本質上的醜陋蓋在時髦的外衣底下。它和翻譯界常常批評的「翻譯腔」或「翻譯病」大體上是一回事，其可接受程度很差，或者根本上就不能接受。

然而，這種本該作為反面教材拉出來示眾的很不像話的「話」，不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星級賓館大雅之堂，還不時出現在學生書籍裏誤人子弟，躋身於媒體廣告中招搖過市，鑲嵌在流行歌曲裏嘩眾取寵，或夾染在電視節目中賣弄風騷。假作真時真亦假。由

於長期耳濡目染，一般人在對它被動接受的過程中，變得是非不分，見怪不怪，或者無可奈何。儘管語言文字工作者、語言學界、翻譯界不時有人站出來呼籲「文字打假」，但似乎收效其微。為此，金教授又一次大聲疾呼：「惡性歐化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污染，已經到了泛濫成災，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二、「譯文體」中文再曝光

為了便於進一步認清譯文體的真面目，有必要再舉一些例子——

- * 在某種意義上說，花費精力會產生它的替代物——不存在能力的蓄水池的水越用越少的現象。
- * 科學家們分析了構成地球表面的建築材料。
- * 選擇限制條件以這種極少因其他原因而設的規則而本身又與分析模式的其它方面吻合的方式被結合進語義描寫中去。
- * 她憤怒著，那是一個複雜而紊亂的憤怒。
- * 生命中之熱情的秘密之處，是最需要敏銳的感悟之波濤的漲落，去做一番澄清和振作的工作的。
- * 他差不多變成了一隻動物，有著一個實用的堅殼為表，一個柔軟的漿髓為裏，變成了一隻近代實業與財政界的奇異的蝦蟹，甲殼蟲類的無脊動物，有著機器似的鋼甲和軟漿的內部。
- * 你也許可以給我一點忠告，你可以看見我自己所看不見的角度。
- * 一天結束時再自問一次：「我是哪一種疲勞呢？如果我疲勞的話，不是因為從事精神的工作，而是因為方法上的關係。」
- * 努力把疲勞的工作變成趣味盎然，結果，就能使得精力及熱誠加倍的湧現。
- * (在夫妻關係上應該) 建立共同性；成立爭吵的空間。

上述例證，有的來自發行量很大的某英語課本的教學書參考書，有的來自某大學出版社的四、六級英語應考翻譯「指南」，有的來自一本《語義學》譯著，有的來自某省級出版社的名著譯本《查太萊夫人的情人》，有的自一本封面上號稱「人類出版史上最暢銷的書」——《新編卡耐基經典全集》，來頭都很不小。本文不是書評，恕不列出具體出處。在這些死搬硬套之作中，原譯者們不顧語境和上下文意義，而是跟著「感覺」走，亂點鴛鴦譜。所以我們無須考察其英語原文的前後聯繫，就可看出這些自成「意義」單位的畸型句子之毛病所在。它們有的屬不規範的中文，但勉強上能悟出個大體意思，有的則是雜亂無章的「漢字集合」，令人百思難得其解。

三、譯文體泛濫的病根

關於惡性歐化譯文體給現代中文造成的禍害(更確切地說,應是譯文體本身的弊病),金教授將其概括為:「化簡為繁,語多冗詞;文字僵化,失去彈性;不知分寸,不分輕重;貌似精確,實則不然」應當說,這樣概括是中肯的。譯文體渾身的「解數」和實際表達效果,大體上不外乎這些。然而,我們更應關心的不是譯文體自身的病症,而是它所造成的連鎖危害,因為這種病態東西的消極能量,它的迷惑性和傳染性是很大的。如今確有不少人喜歡拾人牙慧,盲目模仿,視「洋化」中文為時髦,把語言垃圾當寶貝。若任其發展下去,難免讓人為國人的語文素質和中文的發展前途感到憂慮。手頭有兩個令人深思的例子。幾年前,有幾家電視台先後播出過一部抗戰題材的多集電視連續劇,可惜劇名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但是片頭主題歌裏有一句歌詞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至今記憶猶新。那句歌詞是「落後就要被挨揍」。編導顯然是想以「落後必然挨打」的歷史教訓警示觀眾,安排將這句反復高唱了四、五次,作為主旋律。這種讓人聽了身上會起雞皮疙瘩的歌詞,不正應了金文中所說的「瑞典知名漢學家馬悅然曾提到中文裏常用『被』字的可怕」這句話嗎?無獨有偶,不久前,偶然看到一篇中學生作文,裏面有這樣一句,「沒有做好清潔,我們被老師挨了一頓批評。」真讓人啼笑皆非。如果有興趣翻翻時下的一些外國兒童讀物的中譯本,就不難看出,有些不負責任的譯者是如何利用這類惡性的文字毒害著中小學生。加上那些整天不絕於耳的「很受傷」之類的流行歌詞,〔使用XX化妝品是〕「因為它天然、植物」這樣的廣告詞,以及有些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嘉賓們把「那麼」當萬能詞的種種時髦現象,更是無孔不入。浸泡在這樣的語言環境裏,青年學生們敏感而可塑的心靈最容易接受這些東西,他們的中文表達水平不受影響才叫怪事。

從事英語教學的老師們都知道,學生英譯漢作業中嚴重的歐化傾向確實讓人頭疼:逢“when”必得譯成「……時」,而“so……that……”句型也必然跳不出「如此怎麼樣以致於怎麼樣」的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好像漢語就貧乏得再沒有其它說法可以變通。於是,“When he was young, he……”非要說成「當他小的時候,他如何如何」不可。其實,譯成「小時候,他……」不是更便當麼?筆者曾拿“I was so scared that I could not speak.”這一並不複雜的句子讓大一學生翻譯,其結果讓人難以相信:30個人中有21個譯成了「我是如此的害怕,以致於我不能說出口來」。繞了一大圈,卻想不起「我吓得說不出話來」這樣現成的說法。金文中說這是「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了」的文體,可謂一針見血,恰如其分。

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學生外語學習過程中的又一種很常見的現象——母語對外語的干擾。中國人在學習英語過程中,不論是開口說話還是動筆寫譯,往往先要用漢語打腹稿,然後把漢語機械地轉換成英文。實質上是把英語單詞一個蘿蔔一個坑地填入事先設置好的中文框框裏。這類的例子俯拾皆是。諸如「My English level is not high(我的英語

水平不高)」、「China has an old sentence(中國有句老話)」之類的「洋涇浜英語」，難道我們見到的還少嗎？語言學界對母語干擾外語學習的研究甚多，而很少注意外語同樣在「改造」學習者的母語。在負面影響方面，本族語和目的語總是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一旦真正進行對比、運用時，卻把二者聯繫不起來。這是外語學習中一種十分耐人尋味的矛盾現象。

金教授在剖析譯文體時認為，它「之所以可怕，不是因為現代中文裏多了一些新的詞匯，新的句法，新的表現方式，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可怕的是背後隱藏的一些思想概念，認為中文已經落伍過時，不夠精確，在現代社會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情況之下，無法表達衍生出來的新事物，新觀念。」

應當說，這只是譯文病根的一部分。

眾所周知，人類語言的表達方式千差萬別，但任何語言都能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準確地表達和描述各種各樣的事物，包括微妙複雜的思想概念和繽紛紛呈的社會現象。誠然，科學無國界，但是語言表達方式各有其民族烙印，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各種語言都可以通過音譯擴展、語義再生等辦法，合理而創造性地使新生的科技詞匯、術語進入自己的表達領域。詞匯術語可互通有無，但是表達方式卻不必依賴進口，無須照貓畫虎。傅雷等翻譯名家，用規範而生動活潑的中文把西方名著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化介紹進來。高士其這位寫作科學小品的大手筆，用流暢而形象清晰的語言，「把科學交給人民」，便是很好的例證。我國的文化遺產博大精深，而且中文也和其它語言一樣，有著符合自身規律的無限生成性，要為多姿多采的現實生活尋求精確恰當的表達方式。中文寶庫裏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面對有些生硬蹩腳的譯文體中文，人們難免懷疑其炮製者是否真的讀懂了英語原文！恕我直言，那種認為中文在新生事物概念面前落伍時的想法，實在是一種狹隘的偏見，其背後可能隱藏著某種更可怕的東西，說穿了，它是國民素質在某些方面(如精神、文化素養)下降的一個重要指標。把問題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小題大做。最近看一篇題為「法國人為抵制英語絞盡腦汁新詞」的報道：法國人向來為自己母語的優美嚴謹而自豪。面對互聯網上英語衝擊的挑戰，為保護正統法語的優越性，法國有關部門「煞費苦心地为計算機互網出現的一些專有名詞尋找對等的法語，以讓國民能夠很快地接受這些新詞而抵制那些英語外來語的入侵」(據2000年3月17日《長江日報》。)在我們有些人看來法蘭西人的這種固執似乎難以理喻。實際上，那種圖省事、圖方便、隨大溜思想才是可悲的，它反映了一種懶於思考的庸人哲學，順水推舟的投機心理和惰性。還有甚麼能比對自己的民族傳統，特別是語言文化失去自信更可怕的事情呢？

四、治理釋文體要從源頭抓起

〈「活水」還是「泥淖」？〉一文的結尾(同時也是原文提要)是這樣說的：

很多人說，語言文字必須隨著時代進步而不斷變化，才能保持生命力，正如一口湖，必須時時承接清泉，方可甘冽如常，此話當真不假。但是假如注入的是污水，流走的是清水，這口湖，不但不是「活水」，遲早還會變成「泥淖」，令人身陷其中，難以自拔。

「譯文體」中文是一種嚴重歐化的語言現象，它本產生於不合格的譯文，卻被人當作新潮和時髦加以模仿，因而得以流行。它對規範的現代漢語構成衝擊和污染，混淆視聽，為害不淺，應當引起全社會尤其是翻譯界和外語教育界的重視。「為純潔祖國的語言文字而努力」的口號，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來了。今天重提它，不是老調重彈，而是和提高國民的人文素質、整體素質有關係。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振興中華，而國民素質，則是現代化的基石。對譯文體現象進行綜合治理，是一項大型的社會化工程，全社會都有責任。學校裏的外語教育更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現在外語成為各級學校的一門主幹課程，人們在談到外語學科的素質教育時，常常強調要千方百計提高學生的外語聽說水平和寫作能力，這當然沒有甚麼不對的。但是相比之下，對學生翻譯能加的培養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外語教學中的聽、說、讀、寫、譯五項技能，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關於這一問題筆者曾撰寫文章談過(見孫勉志：〈翻譯在公外教學中的地位〉，《外語教學研究》1995.3；〈大學外語教學不能忽視翻譯〉，《中國翻譯》1996.1)。筆者一直認為，翻譯是指導和檢測外語學習效果的一項重要手段和尺度。目前，學生語言運用能力差的情況，有很多就反映在翻譯練習中。英譯漢的句子嚴重歐化、晦澀難懂，漢譯英中則充滿了中國式英語。從翻譯角度來看，這樣的水平難以適應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因為我國大多數英語學習者運用英語的最終方式和落腳點還是要體現在英漢互譯上。但是我國目前的外語教學，特別是公共外語教學中存在著輕視翻譯的傾向，削弱甚至埋沒了這一檢測手段的潛在功能和現實意義，試圖用淡化翻譯來創造英語氛圍，減少母語干擾。這樣做動機也許不錯，但效果卻未必理想。人為地給中文思維方式貼上英語標籤，最終只會導致用英語句式實現漢語表達，或是告成漢化英語，出現「英語沒有學好，漢語卻學壞了」的被動局面。

譯文體作為一股湧動的暗流，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翻譯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因此，要從源頭上堵住它，要使漢語隨著時代的發展，永葆青春和活力，而不陷入人為設立的「泥淖」，每個有責任心的翻譯工作者都應知道自己責任的重大，不能用外國人的表達方式去「改造」它，不能削漢語之足以適英語之履。外語教育中的翻譯課教學同樣有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可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外語教育在落實素質教育中，非但不能忽視，而且還要加強翻譯能力的訓練和培養。